

華東人民戲曲叢書

牛郎織女

徐 進 著

越 劇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

華東人民戲曲叢書之五

牛郎織女

徐進著

〔越劇〕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



• 華東人民戲曲叢書之五 •

牛郎織女

〔越劇〕

一九五〇年六月出版

著者 徐 進

編輯者 華東人民戲曲叢書
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4,000

滬145

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華東人民戲曲叢書』。
- 二 本叢書選編華東區戲曲改造運動中各種優秀的戲曲與曲藝作品。
- 三 本叢書選編作品範圍，戲曲方面包括京劇、越劇、滬劇、江淮戲、維揚戲、滑稽戲、方言話劇、常錫文戲、甬劇、紹興大班、閩戲等地方戲；曲藝方面包括評話、彈詞、大鼓、快書、四明南詞、宣卷等。
- 四 本叢書編輯標準，以作品的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結合、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程度來決定；特別是經過演唱有成績，為廣大羣衆所歡迎，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五 本叢書編輯目的是：一、在推進戲曲改造運動，供給各地劇改工作者與演唱單位以新的腳本；二、給廣大愛好戲曲的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戲曲改造運動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三、與各兄弟地區交流戲曲改造運動的經驗。

六 本叢書以後擬陸續編選出版。

華東人民戲曲叢書編輯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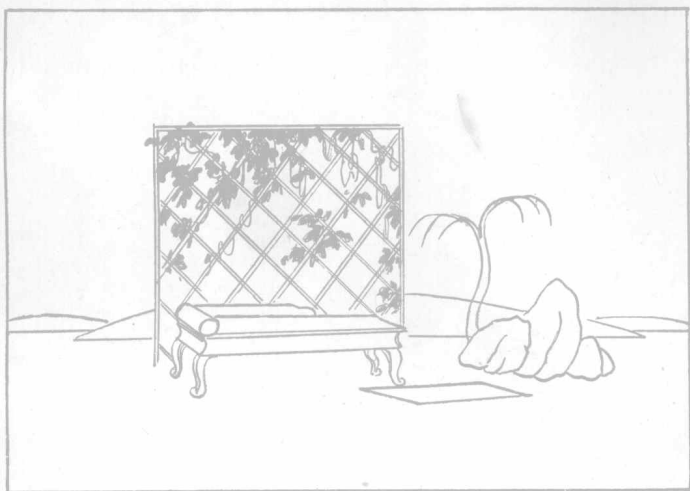
裝置設計者

韓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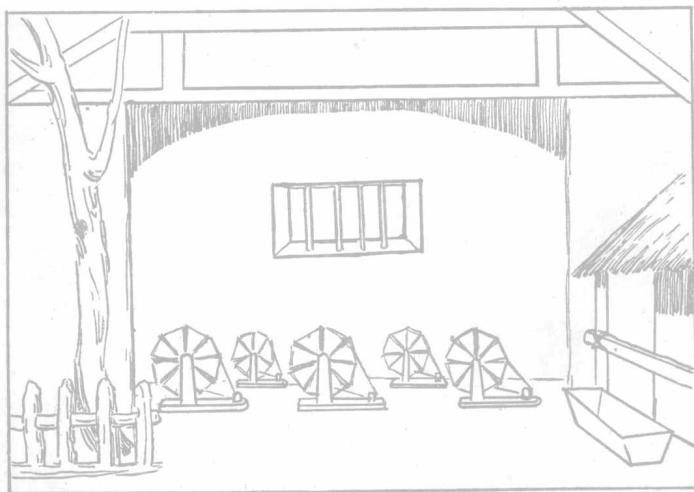
第一幕

牛老實家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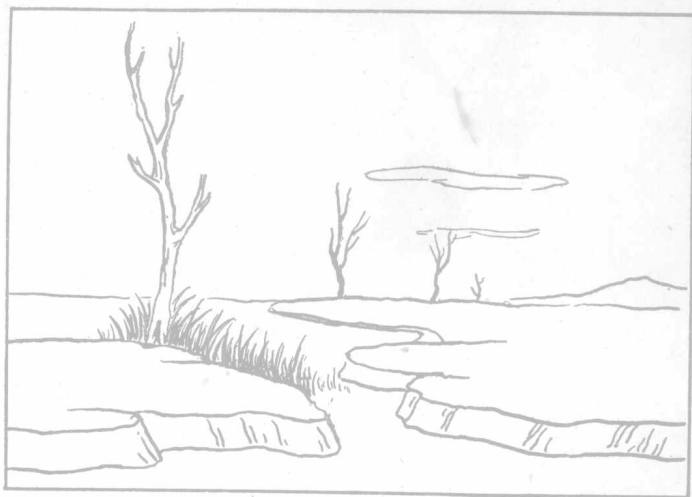
第二幕

大地主金如虎家後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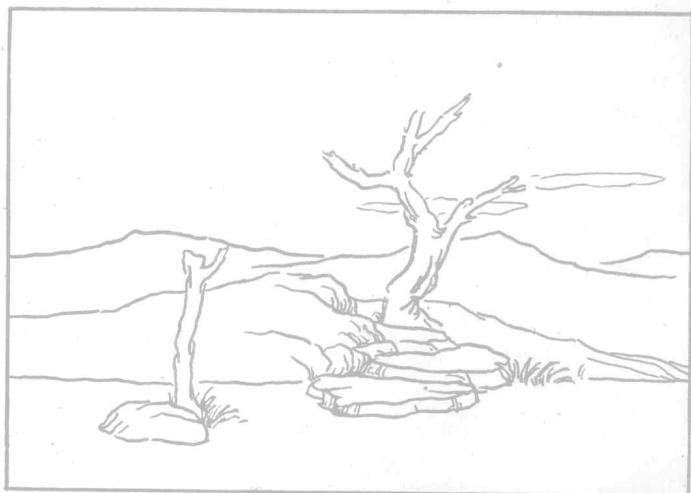
第三幕

金如虎家機房



第四幕

村與村交界的河邊



第五幕

村的山腳下

本 事

明代崇禎皇帝的時候，江南某個鄉村的農民們，都處在水災旱荒窮困的年月裏；而村裏的大地主金如虎，却吃油着綢，奴僕成羣，過着享樂的日子。他不但剝削了農民，並且對付不起租的農民，凌虐鞭打，有的甚至被逼而死。

牛老實就是這樣付不起田租，而被活活地殺害的。金如虎不但殺害了牛老實，逼死了牛妻，還抓走老實的兒子牛兒與一條牛，去替他做一世苦工，以抵租款。

牛兒在地主家裏看牛，遇到許多織女，她們都是窮苦人家的女兒，賣在地主家紡紗織布，替地主做馬牛，正因為她們處在同一個被壓迫的地位，她們和牛兒相

處得很好；尤其是其中一個織女名叫崔錦雲的。

崔錦雲長得很美，金如虎與他的兒子金時強都對她有所企圖，但崔錦雲却與牛兒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某一個雷雨的夜裏，金如虎假借巡查機房之名上機房來調戲崔錦雲；而在同一時候，金時強喝醉了酒，也闖了進來，父子倆發生了衝突，結果是金時強打死了金如虎。狠毒的金時強，他把殺人的罪，移到了牛兒的身上，硬咬一口說牛兒是兇手，牛兒百口莫辯地被吊在樹上。

織女們同心合力地設法救了牛兒，牛兒連夜逃出了金家。

一年以後的一個七夕晚上，牛兒與崔錦雲偷偷地在村與村交界的一條大河邊隔河相會，但是，竟遭到地主爪牙們的逮捕。

金時強捕得牛兒與崔錦雲後，便用鞭子逼着農民們在山腳下掘坑，準備活埋牛兒與錦雲。

多少年來將仇恨烙於心底的農民們，他們忍受不住了，他們堅強地站了起來，打倒了地主和爲虎作倀的爪牙們，替牛郎織女報了仇，也替自己報了仇。

當時各地窮苦的百姓，因爲地方惡霸勾結官府，橫徵暴斂，弄得無以爲生，都在聚衆起義，所以他們便一同投奔山寨，參加起義。

人 物 表

- 牛老實 貧農，五十餘歲。(簡稱實)
- 牛 妻 五十歲。(簡稱妻)
- 牛 兒 看牛童，十六歲。(簡稱牛)
- 金 橫 地主的主要狗腿子。(簡稱橫)
- 田大郎 青年農民。(簡稱田)
- 洪老頭 老農，六十歲。(簡稱洪)
- 洪三孀 洪老頭妻，約五十餘歲。(簡稱孀)
- 蕭 七 老漁翁。(簡稱七)
- 金如虎 大地主，五十餘歲。(簡稱虎)
- 丁鳳喜 地主的三姨太太，二十餘歲。(簡稱鳳)
- 崔錦雲 織女，十七歲。(簡稱雲)

金時強 地主之子。(簡稱時)

織女四人。(簡稱甲、乙、丙、丁)

地主爪牙若干人。(簡稱戊、己等)

農民羣衆若干人。(簡稱庚、辛等)

地主僕人二人。(簡稱壬、癸)

地主丫環二人。(簡稱子、丑)

第一幕

時間 明代某年秋季。

地點 江南某農村。

人物 牛妻 牛兒 牛老實 金橫 田大郎 洪三孺 洪老頭 蕭七
農民羣衆 衆爪牙

佈景 這是農民牛老實的家，破舊的茅屋與年久失修的門窗，顯出這個家是多麼貧困；屋旁是株大枯樹，屋後是些山坡，有着破碎的石級。走過石級便是通村的大道，屋門前是塊空地，打稻的稻桶與稻桿及待打的稻雜放著。

幕啓 天已破曉，牛老實與妻還在趕緊地打稻。他倆自昨晚工作到此刻猶未停歇，已經十分疲憊，漸漸的他們乏力地滯緩了下來。他們的兒子——牛兒由屋內走出，揉了揉眼，似乎尚未睡醒。

妻 牛兒！

牛 爹，娘，怎麼一夜沒有睡？

〔牛老實嘆聲起來。

牛 （去替老實敲背）爹，歇一歇吧，你做不動了。

實 （止住咳，撫一下牛兒）看牛去吧，天已經亮啦！

牛 爹，爲什麼你要連夜打稻，不會等明朝我相幫你一起打？

妻 （已經由屋內取出一件衣裳，走來替牛兒披上身）牛兒，你年紀輕不懂事，快看牛去，回來娘做麵給你吃。

〔牛兒走了，牛老實與牛妻目送兒子走遠了，牛妻用袖子擦了擦眼，像是流了淚。

實 牛兒的娘啊，你做什麼哭起來呀？

妻 老老，你看牛兒呵！

（唱）太陽未紅五更天，

家家戶戶被裏眠。

牛兒年小命更苦，

清早牽牛到山前；

好吃好穿從未有，

受苦受難到今天。

實 （唱）却原來你爲孩子又傷心，

妻 （唱）你知道自古母子心相連。

〔牛老實嘆了口深長的氣，似乎把哀愁和憤恨都勾上心來了。〕

妻 老老，我又使你不快活了。

實 這個朝代，這個村子，休說人不快活，就連那些雞鴨牛羊都不快活！

妻 不要講吧，老老！

實 這個朝代，這個村子啊，唉！

（唱）皇帝太遠天太高，

窮人的苦楚誰知道！

妻 老老，皇帝還不是和地主一樣，他總是幫着有錢人的呵！

實 （唱）若要牛兒不受苦，

除非他、重新投胎往那地主家裏跑。

妻 （唱）老老休要如此講，

總有一天，改朝換代的日子到，

鐵樹尚有開花日……

實 （唱）媽媽呀，你夢話連串太顛倒。

妻 咳，老老，歇歇吧，你做不動了。

實 （激動起來）歇歇，歇歇，等會拿什麼去還田租？（緩和下來）媽媽，歇不下呵！

（唱）連夜做工真辛苦，

打出稻穀去付田租。

大地主，金如虎，

家有良田千畝多，
穀滿倉，綱滿庫，
丫環奴僕無其數；
窮的窮，富的富，
天下劃分了兩條路：
富人走的是天堂路，
窮人走的是死路。
租他的田地來耕種，
日晒雨淋受折磨，
割草車水澆肥料，
下種插秧翻泥土，
一粒穀，千滴汗，
有誰曉得農夫苦？
日做夜做不算苦，
最苦無錢付田租。
大地主，金如虎，
他同吃人的野獸差不多！
上門逼你把租付，
無錢皮肉要受苦，
可憐是薯糠難把油來榨，
多少農民走死路！
我祇有，連夜打穀手不停，

都祇爲，地主天亮來收租。

妻（唱）懇求地主緩一緩，

實（唱）啊，窮人的死活他不顧。

（對妻慘痛地說）媽媽，你記不記得，前邊草屋裏的李志成，租了金如虎的田，還不起金如虎的租，把女兒活活地賣給金如虎做了丫頭；你還記不記得，河邊的佃戶何永莊，欠了金如虎半年的租，活活地被逼跳了河……

妻（止住他）老老，不要說下去了。

〔牛老實哀痛地又工作起來。〕

妻 我去替你燒點粥來。（入屋）

〔牛老實還是辛勤地打着稻，但漸漸地體力不濟了；當他頹然欲倒的時候，突然遠遠地狗吠聲把他驚得提起神來，他心悸地向遠處望，祇看見來人近，狗吠急；地主的爪牙金橫帶領了爪牙們，提著燈上，他似乎驚呆了。〕

橫（很神氣地）怎麼？牛老實，看見我金橫大爺招呼也不打一個，你眼睛裏難道就沒有我嗎？

實 哦哦，金大爺請坐，大爺們請坐。

橫（把隻腳攔在凳上）付給我家老爺的穀都準備好了沒有？

實 金大爺……

橫（瞪了瞪眼）唔？！